



# 湘雅行

## A Trip to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south University

◆ 撰文 / 石明煌

2007年12月20日，由大陸長沙黃花機場準備搭機返回台灣，剛巧是這座機場新樓開張的日子，機場工作人員樓上樓下忙得不亦樂乎，聽見廣播不斷催促往十八號閘口登機，但登機門只有十二個，實際驗票是在第二號門，就連短短五十公尺距離都安排接駁車，雖說如此，飛機還是準時起降；仔細觀察、享受著他們的學習過程。這座機場前一天還因為低溫(白天當時是攝氏七到九度)輻射現象導致的一場十多年來最大的霧，而暫時關閉過呢！

此趟湘雅行，是源於12月18日一早，陪同來台取髓的湘雅醫院徐雅靖醫師，自花蓮返湘送髓，為該院一位罹患慢性白血病的患者治療。下午近五點送達時已經有一群記者朋友守候在機場內，陳方平院長也親自熱誠接待。

2006年剛慶祝100歲生日的湘雅醫院，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院，它是美國雅禮協會(Yale in China，耶魯大學校友會組織，雅禮是當時翻譯，後來改稱為耶魯在中國協會)協助創辦的醫院，舊稱為「雅禮醫院」。現稱湘雅醫院的「湘」是湖南省簡稱，「雅」則代表雅禮協會，是一所中美合作的醫院，由於歷史悠久，人說「南湘雅，北協和」，此院的人才與醫術能力足以與北京協和醫院齊名，共領風騷；但也許是盛名下的期待與無奈，原本設計容納1600位住院病人的醫院，竟收治超過2200位，走道兩側排滿了加床，每一床還貼心的放置了收納櫃，病床上躺著的都是吊掛著點滴、眼神充滿期待的病人。

聽陳院長訴說著，醫院旁的空地於2008年底以前將會有五座全新大樓啓用，佔地27萬平方米(大約是8萬坪)，床數擴增為2200床，到時候不用再加床了。舊院址大樓除了紅牆壁瓦的古典紅樓將保留作為紀念以外，將全數拆除並綠化，帶給湖南一個全新的湘雅醫院，陳院長還邀請我屆時再度到訪作見證。

同時兼任該院血液科主任的陳院長分享道，湘雅醫院近三年已完成68例骨髓移植，雖然目前只有兩間層流室(骨髓移植專用病房，新大樓完工後將擴增為六間)，但其近七成的一年存活率與世界同步。19日的當地報紙瀟湘晨報B04版新聞標題是「海峽那邊投來生命之光」、「海峽兩岸血緣不斷」，報導遠從台灣護送生命之液的我。此行是早已規劃的既定行程，因受陳院長的邀請以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的身分參加於長沙舉辦的「海峽兩岸造血幹細胞移植學術研

討會」，突來的送髓任務成了此行的前奏曲，行程頓時緊張力十足。幸好，在骨髓輸入到病人身體的那一刻，我一顆懸宕的心就放下了。

大陸的第一例非親屬間骨髓捐贈，就是大陸紅十字會湖南支庫與湘雅醫院合作完成取髓的。因為湖南支庫目前資料庫僅有4萬2千筆，相較於湖南省近6千7百萬人口，配對成功率大約是一千分之一，在大陸已經是績效相當成功的骨髓庫。19日早上，我與湘雅醫院院長及湖南支庫何主任洽談未來可能合作及方式，也分享此次有機緣由台灣送髓、陪髓的感受，過程其實有許許多多的貴人相助，捐贈者與家屬的大愛捐贈，有海關及航空公司的協調與配合，有中心同仁在時間上的巧妙安排，才能在24小時黃金時間內將幹細胞輸入病人體內；尤其感恩志工菩薩付出無所求的陪檢驗、陪抽髓、陪送髓。而相較於台灣2千3百萬人口擁有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超過30萬筆的資料，配對成功率近70%，我與他們分享募心募款募髓之經驗，如何將清水之愛輸往26個國家，並表達進一步合作交流與意願。希望時間成就一切，湖南支庫能夠在當地早日募集足夠資料滿足當地的需求。

接著在研討會中，我與近兩百名聽眾分享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歷史與起源，現況與運作情形，與大陸之髓緣等，也藉此介紹證嚴上人41年前創辦克難功德會，由竹筒歲月，克勤克儉，開始教富濟貧工作，積少成多，粒米成籬，41年後慈濟還在推動竹筒歲月，每天募愛心，用大陸的話說是「為祥和社會做出積極貢獻」，也與聽眾分享上人的新春三願，「一願，人心淨化；二願，社會祥和；三願，天下無災難。」這是沒有國界的，是人類共同的願望與普世的價值。

湘雅醫院的神經醫學被大陸遴選為國家級重點學科，其中西醫結合臨床學科也是省級重點學科，在治療困難神經學疾病如：漸凍人等退化性疾病上，有其獨到之見解，因此我特別邀請正在上海曙光醫院研習中醫腫瘤醫學之中醫部同仁陳舜鼎醫師與我會合一同參與。在異鄉與陳醫師面談，知道半年來的訓練他很有收穫，也寬心不少。

湘雅醫院目前附屬於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湖南還有另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湖南大學，剛慶祝創校1030週年，原來它的前身為赫赫有名的嶽麓書院，宋朝儒家大師朱熹就曾經在此地講學，投汨羅江的詩人屈原也在此地後院立祠。根據史記，湖南於春秋戰國時期屬於楚國的領域，五代十國時期也稱楚國，首都長沙，題字在正廳門邊上的「惟楚有材」道出了湖南人的驕傲，老子據說也是楚國苦縣人士，苦縣是現在的河南，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湖南也不能獨美中原。

廿一世紀是地球村的年代，九月初第一次到長沙時，見識湘江的遼闊與豐沛水量，三個月後重返此地，能行大舟的河水幾乎見底，不知道是季節變換的必然，或偶然，還是人為使然，當下未能求證，只能留著疑問等待解答。✿